

論墨人小說中的小人物、女性形象與異域傳奇之寓意

——以發表於《中國學生周報》者為範圍*

王鈺婷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墨人一生著作等身，出版有詩集、小說、散文集、論集共五十餘種，文學為其畢生所投注的心血結晶，然而由於台灣文藝思潮的轉變，墨人和其創作在台灣學界少為人知，目前台灣學界碩博士論文並沒有以墨人進行的專論，少數評論是以墨人詩論及對於墨人晚期小說進行探討。然而，除了以上綜述墨人的創作歷程，還有哪些可以看待墨人的新研究視角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墨人在五、六〇年代在香港發表為數可觀的著作，其中包括兩個階段，1950年代墨人以亞洲出版社為核心，並於友聯出版社之《祖國周刊》上發表其作品；1960年代墨人以友聯出版社之《中國學生周報》（以下簡稱《周報》）為主要發表場域，其作品並遍及《華僑文藝》，及馬來西亞的《蕉風》雜誌。由於《周報》在香港五、六〇年代文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推動文藝思潮的走向，為了重新評價墨人在此一階段的貢獻，本文以墨人於1961至1965年於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臺港文學交流另一章——論五、六〇年代軍中作家香港發表軌跡及其文學實踐」（106-2410-H-007-084-）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投稿期間審查委員之寶貴意見。本文初稿發表於「第16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五四』運動100週年國際論壇」（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主辦，2019.04.25-26），感謝會議主辦人黃文倩教授、論文評論人黃宗潔教授與會議主持人石曉楓教授，並感謝侯如綺教授會議期間的協助。筆者進行系列研究為〈墨人與香港文學場域——以《中國學生周報》為探討範圍〉，發表於「作家·文本·詮釋——2019第二屆現代文學／民國文學」圓桌論壇（政治大學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四川大學文學院「中國現代文學文獻研究中心」主辦，2019.04.18），感謝會議主辦人張堂錡教授與中國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李怡院長、論文評論人須文蔚教授、會議主持人李瑞騰教授，對於筆者進行墨人相關研究之啟發與鼓勵。最後感謝陳國球教授對於論文初稿之閱讀並給予修改建議，以及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吳文、碩士生章郡榕、黃毓純、陳彥仔協助蒐集與彙整相關研究資料。

《周報》上所發表作品為討論核心，以探討墨人與此一時期香港文學場域的關係，並分析墨人作品在書寫小人物、塑造女性形象與建構異域文化此三大面向中所展現豐富之意涵，輔以「生命書寫」為核心概念，來分析墨人書寫小人物為主題的小說。墨人生命書寫之特殊案例，開創出外省族群中弱勢族裔的書寫形式，能引發香港具有南來經驗的離散者之共鳴，而這些反映當時台灣現實的文本，也回應香港六〇年代逐漸轉向現實的文壇視野。墨人於《周報》時期所發表之作品，在《周報》轉折路線中恰好作出其貢獻，也使其成為此一時期香港文學場域值得探討的台灣作家。

關鍵詞：墨人、《中國學生周報》、小人物書寫、女性形象、異域傳奇



The Implied Meanings of Peripheral Characters, Women's Images, and Exotic Tales in the Works of Mo Jen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Wang Yu-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Mo Jen dedicated his life to literature, publishing over 50 poetry collections, novels, works of prose, and essay compilations over the course of his career. However, subsequent shifts in cultural and literary trends have sidelined his works so that few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Taiwan literature today know about this author. Until now, there has yet to be a graduate thesis written about Mo Jen, and only a handful of literary critiques have addressed Mo Jen's poetry commentaries and his later novels. Thus, the prospects for researching the creative career of Mo Jen are worth reconsidering. One potentially interesting area of study is the large body of work that was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Mo Jen published primarily through Asia Press and in Union Press' *China Weekly* in the 1950s and in Union Press'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CSW) in the 1960s. Furthermore, his works were also published in Hong Kong's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alaysia's *Chao Foon* magazines. The CSW's position of prominence in Hong Kong literary circles during these two decades made it an influential force in terms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d literary trends. In order to reassess the contributions of Mo Jen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uthor's relationship with Hong Kong's contemporary literary field and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eripheral characters, female roles, and exotic cultures portrayed in his works published between 1961 and 1965 in CSW. Moreover, it also analyzes Mo Jen's literary proclivity of bringing peripheral characters to the forefront in his novels within a "life-writing" framework. The uniqueness of Mo Jen's life-writing style allowed disadvantaged elements in the post-1949 Chinese diasporic community to resonate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he older Chinese diaspora communities of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As well, these texts – which reflected the contemporary reality of Taiwan at that time – were also a response to an important literary vision in Hong Kong that would become widely embraced during the 1960s. Given the formative effect that his works had on CSW during one of its key transition periods, Mo Jen becomes an important author to explore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Hong Kong's contemporary literary landscape.

Keywords: Mo Jen,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Peripheral Characters in Writing, Women's Image, Exotic Tales



論墨人小說中的小人物、女性形象與異域傳奇之寓意

——以發表於《中國學生周報》者為範圍

一、墨人創作經歷與《中國學生周報》

墨人一生著作等身，出版有詩集、小說、散文集、論集共五十餘種，¹具有多項才情，然而他一向默默耕耘，又奉持老子「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真言，以及釋迦牟尼的「無人相、無我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之精義，²一生以讀書寫作為依歸，³文學為其畢生所投注的心血結晶，然而由於台灣文藝思潮的轉變，墨人和其創作在台灣學界少為人知，目前台灣學界碩博

1 墨人，本名張萬熙，1920年出生於江西九江，陸軍軍校、中央訓練團新聞研究所畢業，與覃子豪有同窗之誼。墨人畢業後從事戰地記者工作，其文學生涯始於抗戰時期，1939年開始於戰地報紙上發表詩作，1942年至1945年詩的產量頗豐，1945年抗戰勝利後至上海、南京工作。墨人於1949年遷台，抵台初期任職於左營海軍單位，早年寫作新詩，1950年自費出版第一本詩集《自由的火焰》；1952年出版第二本詩集《哀祖國》。其後致力於小說創作，1953年於高雄大業書店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閃爍的星辰》；1955年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第二部長篇小說《黑森林》，此一階段並出版《魔障》（台北：暢流半月刊社，1958）、《孤島長虹》（台北：文壇社，1959）等。1960年墨人辭去軍閩處資料室主任，自軍中提前退休，專業寫作七年，以筆耕安定生活，直至1967年至國民大會擔任公職，此一時期出版小說《古樹春藤》（中國香港：東方出版社，1962）、《花嫁》（中國香港：東方出版社，1964）、《白夢蘭》（台北：長城出版社，1964）、《水仙花》（台北：長城出版社，1964）、《颱風之夜》（台北：長城出版社，1964）、《合家歡》（高雄：大業書店，1964）、《白雲青山》（台北：中華書局，1972）；散文《鱗爪集》（台北：水牛出版社，1967）；文藝理論《紅樓夢的寫作技巧》（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此一創作階段，墨人作品頗受矚目，除了在香港持續出版外，1961年及1962年，其以短篇小說《馬腳》、《小黃》入選維也納納富（Neff）出版社編選之《世界最佳小說選集》，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福克納及郭沫若等人同時獲獎，《白雲青山》成為墨人此一時期的代表作。1967年後由於墨人成為公務員，也對於文藝風氣失望，加上潛心探索中國文化源頭，以修訂《紅樓夢》為職志，並構思另一百萬大長篇，期間身體不堪負荷，他毅然於屆齡申請退休，以專心著述，1987年年逾七旬完成以百年民族巨變為核心的《紅塵》（上中下），1991年出版，堪稱墨人之代表作，爾後猶以無比毅力完成《娑婆世界》（台北：昭明出版社，1999）、《滾滾長江》（台北：昭明出版社，2000）等著作。見墨人，〈我的筆墨生涯——活到老寫到老〉，《文訊》26期（1986.10），頁168-175；墨人，〈大長篇小說的創作準備〉，《文訊》246期（2006.04），頁29-33。

2 墨人，〈大長篇小說的創作準備〉，《文訊》246期，頁32。

3 墨人曾說過一段話，令人動容，他提及：「我今年六十七歲，果真如此，那我還可以再寫三十來年，以彌補過去的損失。我活著就要讀書寫字，別無所求，利害毀譽在所不計，但求心安，盡其在我而已。」，〈我的筆墨生涯——活到老寫到老〉，《文訊》26期，頁174。

士論文並沒有以墨人進行的專論，少數評論是以墨人詩論為核心，⁴ 近期值得關注之研究則是關心隨軍來台作家的侯如綺之系列研究，包括其以墨人作品《紅塵》為中心進行其文化身分之探討，⁵ 以及探討隨軍來台小說家作品之晚期風格。⁶ 然而，除了以上綜述墨人的創作歷程，還有哪些可以看待墨人作品之新研究視角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墨人在五、六〇年代在香港發表為數可觀的著作，其中包括兩個階段，1950年代墨人以亞洲出版社為核心，並於友聯出版社之《祖國周刊》上發表其作品；1960年代墨人以友聯出版社之《中國學生周報》（以下簡稱《周報》）為主要發表場域，其作品並遍及《華僑文藝》，及馬來西亞的《蕉風》雜誌。亞洲出版社與友聯出版社都是美國針對東南亞知識分子進行反共政治宣傳所支持的出版機構，其所發行的作品「顯然不是針對本地的讀者，而是借重邊陲，向中原喊話。」⁷，主要借重於當時香港在冷戰氣氛下的特殊位置，冷戰特殊氛圍也促使墨人作品得以在香港發表。

1955年前後時任左營軍中電台副台長的墨人逐漸現身於香港文壇，1955年5月墨人第二部長篇小說《黑森林》由亞洲出版社出版，亞洲出版社為五〇年代執牛耳之位的香港出版社，其出版的作品以長篇小說為主，短篇小說居次，夾雜劇本、詩劇、遊記等。⁸ 亞洲出版社出版為數眾多之台灣作家作品，較著名的包括謝冰瑩的《聖潔的靈魂》、郭嗣汾的《黎明的海戰》、王潔心的《愛與罪》、潘壘的《安平港》、郭良蕙的《感情的債》，其中墨人的《黑森林》也受到關注。同一時期是墨人創作的豐收期，包括他榮獲自由中國44年度國父誕辰紀念文藝作品獎金長篇小說類第三獎，隔一年，1956年5月他以〈白衣清淚〉獲《亞洲畫報》短篇小說徵文比賽第二屆普通組優秀獎第3名，此後

4 見后希鎰，〈評墨人的詩〉，《幼獅文藝》44卷6期（1976.12），頁83-93；吳詩，〈墨人的「詩選」——評介「墨人自選集」之一〉，《幼獅文藝》36卷5期（1972.11），頁183-191；宋瑞，〈析論墨人的詩〉，《新文藝》205期（1973.04），頁94-105；文曉村，〈《墨人半世紀詩選》學術研討會評述〉，《葡萄園詩刊》127期（1995.08），頁20-23。

5 侯如綺，〈墨人《紅塵》中的文化身分書寫探析〉，「2018儒學與語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儒學中心主辦，2018.11.30）。

6 侯如綺，〈台灣戰後隨軍來台小說家的晚期身分敘事〉，「第十六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五四』運動100週年國際論壇」（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主辦，2019.04.25-26）。

7 鄭樹森，〈《香港文學大事年表》序〉，黃繼持、鄭樹森、盧璋鑾編，《香港文學大事年表（1948-1969）》（中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

8 柯振中，〈五十年代香港的〈亞洲叢書〉文庫〉，《香港文學》162期（1998.06），頁41-43。

墨人成為《亞洲畫報》徵文比賽得獎的常勝軍，⁹ 成果豐碩。五〇年代墨人除了在《亞洲畫報》短篇小說徵文比賽嶄露頭角外，也同時於友聯出版社所創辦的《祖國周刊》上發表作品，據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墨人在香港發表歷程，以1954年8月於《祖國周刊》（總號135）上所發表之論述〈自由中國的詩人與詩〉最早，這是否為墨人與香港文壇接觸的序曲，有待查證；此外1955年9月墨人於《祖國周刊》（總號143）上發表小說〈男女之間〉。

1960年40歲的墨人主動辭去軍聞處資料室主任，自軍中提前退休，以退役金投資養雞失敗，經濟陷入窘境，專業寫作7年，以筆耕安定生活，1960年至1967年墨人專職寫作期間其被譽為台港兩地多產之作家，墨人於當時香港具有影響力的學生報刊之一《周報》上發表作品，也成為當時香港讀者眼中知名的台灣作家。友聯出版社由美國官方幕後支持的亞洲基金會所支持，其編輯群政治背景非國民黨亦非共產黨，¹⁰ 屬於中國政治力量的第三勢力。¹¹ 友聯出版社以辦雜誌和中共研究所（友聯研究所），亦針對不同讀者群，創辦性質不同的刊物，包括《周報》（1952.07-1974.07）、《祖國周刊》（1953.01-？）、《大學生活》（1955.04-1971.11）、《兒童樂園》（1953.01-？）等，其中可見友聯於位居戰略地位在香港，在文化冷戰背景下多元的文化宣傳策略。¹² 友聯出版社所發行的刊物中，以兩份以學生為名的刊物《周報》與《大學生活》

9 墨人1957年5月以〈南海屠殺〉獲《亞洲畫報》短篇小說徵文比賽第三屆普通組佳作、1958年5月以〈空手〉獲《亞洲畫報》短篇小說徵文比賽第四屆普通組普通獎、1959年5月以〈十三號〉獲《亞洲畫報》短篇小說徵文比賽第五屆普通組佳作、1960年5月以〈白狼〉獲《亞洲畫報》短篇小說徵文比賽第六屆普通組普通獎。

10 黃子程主訪，〈《周報》社長——陳特漫談周報歷史〉，《博益月刊》14期（1988.10），頁125-131。

11 趙稀方分析友聯初期與台灣關係有些緊張，後來與台灣關係有些改善，其中「奚會璋曾以友聯社長的身分受邀去台灣，和蔣介石見面。王健武也受邀去過兩次台灣。七〇年代初，友聯由《祖國》雜誌而來的《中華月報》，開始得到國民黨方面的資助。」見趙稀方，〈綠背文學〉，《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中國香港：三聯書店，2019.07），頁264。

12 《周報》扮演文藝傳播與青年嚮導的角色，港台文壇有不少作家在此發表文章，包括台灣作家蘇雪林、艾雯、琦君、琰如、蕭傳文、謝冰瑩、鍾梅音、瓊瑤、王晶心、吳崇蘭、司馬中原、痲弦、白先勇、陳映真、段彩華、朱西甯、郭衣洞（柏楊）等作家；與香港的西西和崑南等。《祖國周刊》為友聯出版社針對知識分子發行的綜合刊物，由祖國周刊編輯委員會主編，主要作者有齊桓、王敬義、邱貞理（司馬長風）等右傾南來作家群，該刊以分析、報導中共實況為主，堅持反共立場，有時也刊載關於台灣現狀的時事與批評，包括：王潔心、王韻梅、蘇雪林、謝冰瑩等人都有作品發表。

最知名，也具有深遠的影響力，其中六〇年代《周報》總編劉耀權（羅卡）¹³將《周報》定位為「文藝文化維繫的中心」，¹⁴值得注意的是墨人從1961年至1965年以《周報》為主要發表平台。

《周報》創辦之緣由為南來知識分子體認到五四運動傳承的使命，對於中國文化式微之現狀提出呼籲，提出促進中國民主開放為訴求，並強調兼容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¹⁵《周報》也為海內外全體中國學生而創立，積極舉辦活動，以對東南亞一帶海外學子進行文化宣傳。《周報》橫跨五〇年代中期至七〇年代中期，也斯提出將《周報》放回整個文化脈絡中，包括五〇年代的《文藝新潮》、《文藝世紀》、《新思潮》，六〇年代的《好望角》、《華僑文藝》、《純文學》等文藝刊物進行相比才能夠衡量其貢獻。¹⁶《周報》歷經不同階段，墨人發表時期恰好處於《周報》之成熟期（1961-1967），¹⁷此一時期《周報》運用草創期辦報之基礎，使銷售量激增，成為具有影響力的香港學生報刊之一。¹⁸六〇年代《周報》總編劉耀權（羅卡）提出，1961年至1970年為《周報》最有影響力的時期。¹⁹

此一階段墨人嘗試向《周報》投稿，仍必須放回墨人實際創作的脈絡來加以理解。1960年退出官場的墨人仍面臨生活的窘境，此一階段由於投稿香港所獲得稿酬相對之下比較高，此外還包括墨人對於當時台灣文壇風氣的失

13 羅卡於1961年加入《周報》參與編輯工作，初時負責科學版、〈讀書研究〉版等，1962年中主持電影版，對於西方電影多所引介；配合《大學生活》電影會的活動，吸引大批影癡讀者。1967年，香港社會動盪不安，時任《中國學生周報》總編輯的羅卡於年底離職，赴歐洲學習電影知識。見盧璋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2》（中國香港：三聯書店，2017.04），頁31。

14 黃子程主訪，〈我和《中國學生周報》——總編輯劉耀權的回顧〉，《博益月刊》14期（1988.10），頁110-117。

15 編輯，〈創刊詞負起時代責任〉，《中國學生周報》1期，1952.07.25，1版。此外，亦可見〈《周報》社長——陳特漫談周報歷史〉一文中，陳特回憶當時創辦周報的動機，也回應《中國學生周報》的創刊詞，主要是希望《周報》產生文化上的浪潮，培養學生對中國民族、文化的感情，並以復興國家為己任。見黃子程主訪，〈《周報》社長——陳特漫談周報歷史〉，《博益月刊》14期，頁125-131。

16 也斯，〈解讀一個神話？——試談《中國學生周報》〉，《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中國香港：青文書屋，1996.01），頁165。

17 吳兆剛以《周報》社長和編輯人手的變動作為分水嶺，將周報分成四個階段，包括：草創期（1952-1955）、發展期（1956-1960）、成熟期（1961-1967）與變革期（1968-1974）。吳兆剛，〈五十年代《中國學生周報》文藝版研究〉（中國香港：香港嶺南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11-14。

18 同註17，頁12-13。

19 黃子程主訪，〈我和《中國學生周報》——總編輯劉耀權的回顧〉，《博益月刊》14期，頁113。

望，他對於當時武俠小說與黃色小說大行其道的風氣不能苟同，無法妥協與遷就：「退出官場時，五個子女都在上學，立即面臨最大之經濟困境，當時武俠小說當道，但奉行孔孟思想的墨人，以『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自勉，而寧願養雞。養雞三年失敗，才又提筆，那時黃色小說、『亂愛』小說大行其道……」²⁰由於墨人個人才性對於傳統文學的承襲，也使得他對於其後台灣文壇所興起新文藝思潮，包括存在主義、意識流之風無所適從：「後來台灣文壇忽然掀起『存在主義』、『意識流』的旋風，弄得青年人暈頭轉向，到處嘔吐，像我這種年齡的作家都噤若寒蟬。唯有半吊子反而逢迎起舞。」²¹根據墨人的自述，由於在台灣當時流行的通俗武俠文類，及其後「意識流」盛行的風氣，促使墨人轉向香港進行發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六〇年代的香港盛行通俗小說的現象，其中劉以鬯1962年於《星島晚報》上連載的作品《酒徒》最為人矚目。《酒徒》藉由文人的感觸，來反映文學商品化對於文學發展之抑制，²²並將流行小說比喻為稻田裡之害蟲，如同羅貴祥所分析：「《酒徒》在吸收西方現代主義小說技巧如意識流的運用方面，能夠融匯創新，而對當時香港社會的某些特質，如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殊形態、複雜的人際關係、文化的商品化，以至香港文藝的不平衡發展等，都有所批判及反省，因而引起不少論者的注意。」²³由於墨人以《周報》文藝欄為主要發表平台，然而也必須關注香港此一商業社會的價值觀，以及盛行的通俗文學現象對於文學發展之影響。

其次，墨人雖然為軍職出身，然而其在國民黨文藝體制上並非扮演主流的角色，據筆者的研究，1963年郭良蕙因為心鎖事件被查禁，墨人為少數表態支持她的文友，此一事件也促使墨人退出中國文藝協會。從墨人的追述中，提及謝冰瑩告訴他《白雪青山》本來有機會獲得中山文藝獎，但其爭不過別人，只

20 墨人，〈我為什麼寫《娑婆世界》〉，《文訊》173期（2000.03），頁107。

21 同註20。

22 劉以鬯提及《酒徒》書寫之動機為「在忘掉自己的時候尋回自己」，頗為深刻表現出作者內在的自我衝突與矛盾。見劉以鬯，〈我為什麼寫《酒徒》——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九日在港大香港文化課上的發言〉，《暢談香港文學》（中國香港：獲益出版事業公司，2002.07），頁118。

23 羅貴祥，〈幾篇香港小說中表現的大眾文化觀念〉，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10），頁483-484。

能使其獎項拱手讓人：「我知道那些人視我為眼中釘，因為我未加入他們的幫派，還退出文協。那時我的經濟情況雖然不好，但他們封不住我這支筆，所以我不在乎。」²⁴ 回到墨人身處的歷史現場之中，可以理解墨人字裡行間所流露出的生存意識與寫作意識。

在此援引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觀（field），將香港文學場域視為一具有自主性，有其權力運作的場域，以分析文壇守門人編輯的角色與墨人在香港文學場域發展的關連性。墨人於1961年至1965年於《周報》「穗華」上發表作品，²⁵ 在此編輯盛紫娟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據作家慕容羽軍的回憶，出生澳門，非香港土生土長的盛紫娟，本名王雅篆，年紀輕輕即加入友聯工作。²⁶ 從盛紫娟的追憶中，她提及《周報》時期是「我那半飢餓的少女時代，也是我最快樂的少女時代」。²⁷ 盛紫娟1959年進入《周報》，先編輯以學生園地為主的「種籽」版，此一時期《周報》的顧問為秋真理，社長為李金擘，總編輯為黃崖，副總編輯為揚啟樵，編輯有曾一鳴、黃碩儒、陸慶珍（陸離），盛紫娟先擔任中文版編輯，而後接管文藝版，很長一段時間擔任《周報》「穗華」版的編輯，至1966年吳平接任文藝版之前，盛紫娟主編過文藝版較長的時間。在盛紫娟的追憶中，她提及：「那時我已主編全部文藝版，『種籽』、『耕耘』、『新苗』、『穗華』。」²⁸ 可見盛紫娟在五〇年代末期到六〇年代中期在《周報》文藝欄中扮演左右文藝欄走向的編輯要角。

六〇年代正處於《周報》轉變時期，此一時期擔任《周報》守門人的盛紫娟，由於對於中國現代文藝的涵養，以及對於台灣作家作品之青睞，劉耀權（羅卡）評價此一時期《周報》文藝欄為「中國大陸的新文藝在台灣延續」：「因為盛紫娟編了幾年文藝版。他們那時候走的路，可以說是中國大陸的新文藝在台灣延續。」²⁹ 1966年擔任《周報》文藝版及學生園地版的編輯

24 墨人，〈大長篇小說的創作準備〉，《文訊》246期，頁31。

25 《周報》的文藝欄大致分為「讀書研究」、「拓墾」、「種籽」、「新苗」、「穗華」、「譯林」、「電影」、「藝叢」與「詩之頁」等版面，其中「新苗」、「種籽」、「拓墾」都是學生園地。

26 慕容羽軍，〈女作家小故事〉，《作家》4期（1999.06），頁148-149。

27 盛紫娟，〈中國學生周報點滴〉，《文學評論》12期（2011.02），頁83。

28 同註27，頁87。

29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2》，頁49。

吳平也回應此一觀察，他指出盛紫娟本身小說與中國1930、1940、1950年代有些銜接：「我想她不像我們香港長大的一群人，中間有個斷層，跟中國文化、文學脫節，與1940、1950年代和1930、1940年代脫節。至於選稿的方針，她看不起香港『番書仔』寫出來的東西，直接向台灣作家約稿，她很厲害，真的全約到。」³⁰此外，此一時期「穗華」撰稿的作者以台灣名作家為主，由於「穗華」一向倚靠特約稿，1961年「穗華」版的編輯盛紫娟說明「穗華」是為「發表成熟作品的園地，撰稿的作者都是有名的作家」，「而且要寫適合青年學生們讀的小說」，³¹盛紫娟主編期間提及供稿作家，包括司馬中原、童真、郭衣洞、瓊瑤、墨人、郭良蕙、段彩華、朱西甯³²等人。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1965年是《周報》作者群的分水嶺，根據香港文藝評論家關夢南的觀察，《周報》六〇年代中期以前以台灣作家的作品為主，關夢南對於台灣作家主打的現象提出觀察，³³此一洋洋灑灑的名單為「童真、段彩華、水晶、郭衣洞、蔡文甫、朱星鶴、瓊瑤、墨人、桑品載、吳玉音、吳癡、松青、宣建人、司馬中原、符兆祥等」³⁴其中墨人也名列其中。承繼盛紫娟接任《周報》編輯的吳平，以「面向社會，參與社會」為路線，大膽起用一些香港年輕作家的作品，「如亦舒、崑南、西西、江詩呂、朱韻成、溫健騮、陳炳藻、藍山居、綠騎士、蓬草、林琵琶、杜杜、袁則難、鄭臻、也斯、李國威、李金鳳……」³⁵趙稀方評價《周報》文藝欄編輯吳平與盛紫娟所象徵「世代之變化」，³⁶其中也可以看到更多香港年輕作家加入《周報》的行列。周報中期也是以「香港化」之訴求，並回應讀者「香港化」之需求，當時編輯陸離、劉耀權都在香港受教育，也較為注重個人自由，此外和《周報》較多來往的作

30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2》，頁102-103。

31 盛紫娟，〈道謝和致歉〉，《中國學生週報》470期，1961.07.21，6版。

32 同註31。

33 關夢南指出：「之後，本土作者才受到重視，他們是盧文敏、朱韻成、盧因、崑南、黃思騮、柯振中、張愛倫、陳炳藻、綠騎士、江詩呂、朱璽輝（朱珺）、亦舒、濼復（蔡炎培）、蘇念欣、林琵琶、鄭牧川、伊曲、蓬草等。」關夢南，〈香港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家群像閱讀札記〉，《香港文學》338期（2013.02），頁84。

34 關夢南，〈香港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家群像閱讀札記〉，《香港文學》338期，頁84。

35 吳平，〈《周報》的回憶〉，《博益月刊》14期，頁144-146。

36 趙稀方，〈「友聯」和《中國學生周報》〉，《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3期（2018.06），頁54。

者，如李英豪等人，都是典型香港人，土生土長，意識形態是港式。³⁷

上述得知，墨人從1961年至1965年以《周報》為主要發表平台，正好處於《周報》最具有影響力之時期，也恰好見證《周報》上香港本地青年作家的崛起，以及此一時期香港文壇新舊世代接替的張力，³⁸這其中以接替盛紫娟編輯之吳平的「面向社會，參與社會」之路線所引起文壇氛圍之變化最為人所矚目。由於《周報》在香港五、六〇年代文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推動文藝思潮的走向，為了重新評價墨人在此一階段的貢獻，本文以墨人於《周報》所發表作品為討論核心，以探討墨人與此一時期香港文學場域的關係，並分析墨人作品在書寫小人物、塑造女性形象與建構異域文化此三大面向中，所展現豐富之意涵，輔以「生命書寫」為核心概念，來分析墨人書寫小人物為主題的小說，以期對於墨人於香港發表時期之作品進行客觀評價。

二、「生命書寫」與小人物書寫之題材

墨人從1961年至1965年在《周報》上發表，作品題材多元，其一為書寫不合時宜之藝術家的相關作品，包括：〈豔福〉（522期）、〈雞夢如煙〉（534期）、〈恭喜發財〉（508期）、〈景雲寺的居士〉（上）（下）（587、588期）等；其二為外省人流離的際遇與現實體驗的參照之題材，包括：〈故劍〉（476期）、〈除夕〉（560期）、〈心聲淚影〉（上）（下）（609、610期）等；其三為塑造具活力的女性形象之相關作品，包括：〈故劍〉（476期）、〈豔福〉（522期）、〈幽靈〉（548期）、〈心聲淚影〉（上）（下）（609、610期）等；其四為以異域傳奇為肌理之相關作品，包括：〈沙漠王子〉（上）（下）（641、642期）、〈天山風雲〉（上）（下）（662、663期）等。墨人作品在書寫小人物、塑造女性形象與建構異域文化此三大面向，表現突出，以下將從「生命書寫」（life writing）來探討墨人以小人物為書寫

37 黃子程主訪，〈《周報》社長——陳特漫談周報歷史〉，《博益月刊》14期，頁127。

38 《周報》1964年兩篇以文社為主題的社論〈也談文社〉和〈「一個過來人」的「無限沉痛」〉中，都對於香港文壇現況提出建議，提出社會應該對於熱愛創作的年輕人予以客觀評價，在此值得注意之處在於標舉台灣作家都以墨人為代表，可以瞥見墨人在當時香港文學場域的知名度。見風雨文社王漢華，〈也談文社〉，《中國學生周報》643期，1964.11.13，3版，與國魂文劇社楚生，〈「一個過來人」的「無限沉痛」〉，《中國學生周報》646期，1964.12.04，3版。

之相關題材，以審視作品中所展現出自我和社會、個體和集體之間的複雜關係。

紀元文和李有成指出生命書寫在歐美文學流變歷史進程中，是為廣受歡迎的敘事文體，展現出歐陸源遠流長的個人自白傳統，³⁹而在現代華文文學的生命書寫傳統中，從魯迅的《朝花夕拾》、蔣夢麟的《西潮》、楊絳的《幹校六記》到齊邦媛的《巨流河》，都具有此一書寫傳統。⁴⁰21世紀開始也由於自傳、傳記、書信、回憶錄等文體理論研究，而使得文學和文化生產中倫理議題崛興而備受矚目，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義的介入，⁴¹並對於生命書寫中個體與集體的糾葛現象提出解釋。紀元文和李有成指出2009年《新構成》（*New Formations*）期刊推出有關生命書寫的專號，編者秦樂（Jenny Bourne Taylor）和卡柏蘭（Cora Kaplan）在專號前言點出了當代生命書寫研究的主要關懷，在於生命書寫涵蓋了個人與集體記憶的多層次過程，個人與集體記憶又模塑了共享的集體記憶。⁴²此外，在自傳研究中，在後結構主義的影響下，自傳研究的重心轉移到自傳的文本性（textuality），強調自傳中的自我或主體為語言的構成，並視自傳書寫為文本化的過程。⁴³

后希鎧在評墨人的詩中提出：「墨人在大陸時期寫人物的詩篇，更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操，尤其對時代與小人物的體察，可以說得上描繪入微。」⁴⁴墨人在台灣書寫小人物的系列作品中，延續大陸時期人物詩篇中對於小人物之體察，其中更突出困窘作家之形象。墨人於《周報》上所發表之作品，有幾篇是以書寫作家的辛酸為主題，刻畫出於生活困窘中，心懷作家夢而不願向世俗趣味妥協的作家形象，其中〈雞夢如煙〉具有生命書寫的樣貌。〈雞夢如煙〉小說講述一位貧窮作家試圖通過養雞來致富，卻最終失敗的故事。小說以第一人

39 紀元文和李有成指出歐陸具有源遠流長的個人自白傳統，如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of Hippo）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之《懺悔錄》，以及華滋沃斯（William Wordsworth）的精神自傳《詩序》；或是晚近如巴特（Roland Barthes）自我剖析的文化批評回憶錄。見紀元文、李有成編，〈緒論〉，《生命書寫》（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11.03），頁3。

40 同註39，頁7。

41 同註39，頁3。

42 同註39，頁4。

43 同註39，頁5-6。

44 后希鎧，〈評墨人的詩〉，《幼獅文藝》44卷6期，頁91。

稱敘述者的觀點，回溯一場如煙的雞夢。小說描述第一人稱敘述者養雞的動機是因為「文章不值錢」，不願寫武俠、黃色等類型的小說以迎合市場或迎合別人，以「我不怕雞屎臭，只求無愧於心」及「有些錢我不該賺」以表明心跡，而希望「只要能養到三百隻力康雞，七口之家的生活便無問題，可以無求於人了；如果養到一千隻雞，三年五載以後，即使小有積蓄，我便可以隱居深山，不問家事，不問世事，安心寫一部自己想寫的東西，不必迎合別人的意思，更不必計較幾十塊錢一千字了」⁴⁵。小說從「我」對小雞的精心養護，刻畫養雞三年中遭遇各種困難，包括預訂種雞所歷經的風險、照料小雞多項疾病的辛勞、經歷颱風天的考驗，「我」擔驚受怕的經歷，以及鄰人的嘲笑、家人的抱怨，凸顯「我」養雞時面對的各種壓力。最終，「我」將希望寄託在第三批雞上，因颱風將雞吹病了，賺少賠多，連為養雞而借貸的五千塊都償還不了，而不得不放棄。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雞夢如煙〉此一作品所具有的自傳的文本性（textuality），其中展現出自傳書寫為文本化的過程，而在此文本化的過程中，自傳扮演了關鍵性角色。在現實中，自軍中提前退休的墨人，以退役金投資養雞失敗，經濟陷入窘境，墨人自述：「養雞失敗使我走進了死巷子，只好埋頭寫作，以短篇養長篇，又養家活口，這段時間我寫得很多，台港兩地都有我的作品發表，因此朋友多說我是『多產作家』。」⁴⁶原本想以養雞來脫離此一經濟的窘境，並獲致寫作的自由，然而現實多舛，此一「多產作家」封號背後的自嘲，令人不勝唏噓！小說開頭將個人隱私暴露在讀者大眾面前，將三年養雞之失敗與二十多年努力仍一身清寒的境遇聯繫起來，表達對生活艱辛的歉疚，及作家夢想難以實現的惆悵，在此具有女性主義批評家米勒（Nancy K. Miller）所述及將生命敘事透過生命書寫之形式以暴露在他人面前，具有「脆弱主體」之展現：⁴⁷

45 墨人，〈雞夢如煙〉，《中國學生周報》534期，1962.10.12，7版。

46 墨人，〈我的筆墨生涯——活到老寫到老〉，《文訊》26期，頁170。

47 紀元文、李有成所提及女性主義批評家米勒（Nancy K. Miller）認為，在討論自傳或傳記中的自我時，個人隱私、優缺點等特性將暴露在讀者大眾面前，自我防衛的力量因此相對脆弱：「當我們將生命的敘事透過生命書寫的形式暴露在他人面前，我們不是都成為脆弱主體了嗎？」紀元文、李有成，〈緒論〉，《生命書寫》，頁4。

著舊了的竹棚，空空的雞架，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空虛。三四年的心血，付諸東流，一場好夢，化作雲煙。二十多年來所做所為，自問都沒有錯，而每一件工作都付出了我所該付出的智慧和勞力，結果都是一場空，一個夢，我的鋼鐵般的意志也快被殘酷的現實踩成一堆爛泥了。⁴⁸

然而，從倫理與生命書寫的角度切入，此一脆弱主體是否真是脆弱主體？這是否也如同歐慈（Joyce Carol Oates）在討論賽克詩頓的詩與書信時如此表示：「如果有一種最終、最暴烈的暴露自我的勇氣，以毫無限制、毫無掩飾的藝術呈現藝術家自身，那麼賽克斯頓就是這位具有高度勇氣的女生。」⁴⁹ 墨人於小說中的自我揭露，也具有高度的勇氣。而從生命書寫的角度切入，如同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所言，是從自我書寫（self-writing）到生命書寫（life-writing）之轉向，⁵⁰ 墨人於小說結尾此段陳述，也勢必將超越小說對於自我或個體生命的關注，在生命書寫的「展演性」之外，去探尋其中隱含集體意志的政治或是社會意義：「我只是做了一場自我超脫的夢，但它卻像一陣輕煙似地過去了。我仍然像那個磨豆腐的老王一樣，一覺醒來，還是要靠著磨豆腐過日子。」⁵¹ 我們可以說墨人的生命書寫，既是個人，也是群體，寄託台灣現實社會的問題，特別是屬於流亡外省人初來台灣的社會議題。

墨人在《周報》上另篇佳構為〈恭喜發財〉，這部以台灣為背景的小說，將寧可買愛國彩券，也不願自貶身價以寫武俠小說餬口的窮酸作家形象，寫得絲絲入扣，小說敘事簡潔，語言幽默生動，擅於調侃，也觸及外省男性與台灣養女的議題，涵蓋生命書寫的多樣實踐。小說塑造以微薄的稿費維生、沒有固定地盤的作家梁茂如，直至四十歲仍是個王老五，他歷經幾次戀愛失敗，透過婦女會的撮合和林靜子相戀，在此涉及到台灣1950、60年代保護養女運動的社

48 墨人，〈雞夢如煙〉，《中國學生周報》534期，1962.10.12，7版。

49 紀元文 李有成，〈緒論〉，《生命書寫》，頁5。

50 同註49，頁7。

51 同註48。

會背景，⁵² 范銘如於研究中指出在此一運動後，養女也成為五〇年代小說家喜愛採用的女主角身分，⁵³ 然而此一小說中雖然女主角具有養女身分，但墨人並未將小說導向養女問題或是省籍通婚的主題，而是圍繞在窮酸作家無法支付林靜子養父所要求的聘金，以至於婚期仍遙遙無期之窘境。小說透過林靜子和梁茂如的對話，呈現出林靜子養父所具有通俗的閱讀品味，包括愛看鬼王谷、龍鳳盟、青城俠侶等作品，卻將梁茂如視為無物，而梁茂如將發財的希望寄託於愛國獎券中獎上，也不願意糟蹋自己迎合庸俗大眾。此一小說埋藏伏筆，刻畫幻想中頭獎的梁茂如，做著「夢見自己成了二十萬的富翁，結了婚，買了房子，過者海明威一般優悠自在的寫作生活」之美夢，然而最終梁茂如與一萬元獎券擦肩而過，面對二人無望的婚事，林靜子的養父卻等不及地要為她安排相親，無可奈何之下梁茂如只好再去買彩券，也發出「再不發財女朋友又是別人的」此一自嘲。〈恭喜發財〉具有自傳的真實性，呈現出作家墨人如何「組裝」自我，以形塑個人的文本，以此再現／連結（represent/articulate）作家個人的困境，文本中表現出撰稿人在文壇亂象下難以超脫之困境，而以獎券迷夢作為救贖之道的悲哀。

另一篇〈景雲寺的居士〉（上）（下）也是別具風格的生命書寫，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墨人形塑出自身的發聲位置，並將作家骨氣融入書寫之中。〈景雲寺的居士〉小說同樣採取第一人稱見證者的姿態，小說講述「我」為了遠離塵囂住進景雲寺以專心寫作，遇見了被稱之為怪人的王先生。王先生在寺中住了三年卻不與人交往，直到「我」在一次登山途中巧遇攀談後，二人漸漸熟悉且互相賞識，「我」才得知王與「我」同為作家，只是他以英文寫作，不用中文書寫之緣由是「懶得嘔氣」，但此一滿肚子不合時宜的文人骨氣並非是王先生憂鬱的主因，小說另一伏筆為王先生決定出家徹底擺脫俗事，「我」才得知他與太太同床異夢，愛上另一清秀的女子，但太太不同意離婚，最後女子傷心另嫁，王先生雖將稿費悉數給予太太，太太卻不讓其清靜，最後王先生決定遁

52 台灣養女運動是由台籍女性省議員呂錦花於1951年在省議會提出後，受到當局重視，隨後並發起保護養女運動。見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養女保護工作〉，《二十年來的台灣婦女》（台北：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1965.12），頁295-301。

53 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03），頁38。

入寺廟。小說結尾王先生將未完成的英文長篇小說託付給「我」，以曹雪芹和高鶚自喻，希望「我」替他補完著作。小說中塑造出渴望專業書寫卻難以實現的作家形象，其以英文書寫來保全其傲骨並自癒情傷，卻身懷未竟之志而抱憾遁入空門。

在《周報》中應為盛紫娟所撰述的墨人作者介紹中，以「台灣職業作家」指稱墨人，並以「亂世文章不值錢」來說明墨人的辛酸與堅持，頗為深刻：

「亂世文章不值錢」，當今世亂，煮字療飢的行當，智者不為，靠純文藝創作謀生，更注定了一輩子貧苦。在這股逆流中，墨人卻甘願以文藝創作為終身事業。在最近出版的短篇小說集「花嫁」（本港東方文學社出版，市面有售）的後記裡，墨人無限辛酸，卻也充滿蠻勁的：「……春蠶到死絲方盡，我不躺下也決不拋棄這隻禿筆。世界雖大，只有一小方格才是我的天地。」因為對文藝愛得深，愛得專，把文藝作為專業，墨人的創作量也就比一些玩票性的作者為多，去年一年內，據他自己統計，長短篇共創作了一百萬字以上，難能可貴的是，他的作品並不因為多產而失了水準。⁵⁴

盛紫娟所言「當今世亂，煮字療飢的行當，智者不為，靠純文藝創作謀生，更注定了一輩子貧苦」，其中對於墨人的處境和心理都有精準剝切的描寫。盛紫娟所指稱的「當今世亂」，呈現出五、六〇年代台港文化場域所具有之「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s*），⁵⁵特別是冷戰時代流亡者自身與同代人命運所投射的時代圖景，並以「世亂」為同代人命運留下證言，張誦聖在〈台灣冷戰時代的「非常態」文學生產〉從「非常態」的角度，揭示出冷戰時

54 〈作者介紹〉，《中國學生周報》642期，1964.11.6，6版。

55 英國馬克斯主義學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馬克斯主義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提出一個關鍵的理念「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特別提出文學作品作為文化工業，必將反應出一個社會整體的情感結構。見Raymond Williams（雷蒙德·威廉斯），王爾勃、周莉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中國河南：中國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09）。

代東南亞文學場域的議題。⁵⁶ 這些從中國大陸移居的南來者，其離散的經驗也承載著時代的困頓，並激發其對於自身身分、理念追求、社群意識等方面之思索。而墨人以此生命書寫之案例，也開創出外省族群中較為弱勢族裔的書寫形式，並在香港文學場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三、外省人流離際遇與女性形象之塑造

墨人於《周報》上發表的另一題材，為圍繞在外省人流離際遇與現實體驗的課題，也具有弱勢族裔的書寫形式，包括：〈故劍〉（476期）、〈除夕〉（560期）、〈心聲淚影〉（上）（下）（609、610期）等，作品呈現來台外省中年男子的諸般心事。這些廣泛雜陳的生命書寫，包括歷劫來台與妻子、或過往戀人於異地重逢的故事，亦呈現出中年外省男子於婚戀上的悲哀與不易。

〈故劍〉⁵⁷ 小說透過第三人稱全知觀點，講述計程車司機化民與失散的妻子淑英在台北街頭偶然重逢的故事。小說呈現當年國共內戰撤退來台導致化民與妻子失散，二人陰差陽錯地以為對方俱已不在人世。淑英來台後改嫁五十多歲開貿易公司的王先生，而王先生原來的太太也留在大陸，小說透過兩人的對話，以「亂世！真是亂世」來為世事之造化提出詮解。如今王先生留在大陸的太太即將來台，淑英遂想離婚與化民復合，化民因自己現今的身分而有所顧慮，淑英以堅決的態度說服他。墨人透過眷屬分離的故事，來表現時代動盪下個人命運的無常，結尾以「故劍復合」的團圓結局來調和沉重氛圍，而使得小說的重逢有其特別涵義。

此外，小說〈心聲淚影〉（上）（下）⁵⁸ 也是描述男性與舊愛在台重逢的故事。小說第一人稱敘事者名為項楚，與科班出身的青衣名伶路玉蘭相惜相愛，卻因門第阻撓，二人被迫分開，路玉蘭也因母親貪財而下嫁於王百城為二房。小說描寫十幾年後二人在台重逢，在路玉蘭悉心鼓勵下，「我」與她再排

56 張誦聖，〈台灣冷戰年代的「非常態」文學生產〉，《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04），頁401-425。

57 墨人，〈故劍〉，《中國學生周報》476期，1961.09.01，10版。

58 墨人，〈心聲淚影〉（上），《中國學生周報》609期，1964.03.20，6版。墨人，〈心聲淚影〉（下），《中國學生周報》610期，1964.03.27，6版。

大戲，經歷重重困難，二人終於再次同台演戲。曾為名角，想推陳出新、自成一家的路玉蘭，來台後因路途折損盤纏，只能教戲，和貪色不重藝的丈夫終日相對；「我」逃避情傷來台，離開舊有家庭控制，放棄視如生命的平劇，在事業上毫無成就，並和視京劇為腐朽的家人相處，與路玉蘭重逢後終於鼓起勇氣再次登臺。小說中，此次登臺具有多重意義，一為重溫二十年前的舊夢，一為「我」實踐「士為知己者死」的精神。

〈除夕〉⁵⁹為刻畫中年外省男性戀愛受挫的故事。〈除夕〉通過四十多歲的楊樺在除夕夜於台北的「上林」咖啡室中回憶自己失敗的婚戀經歷，以此展現中年外省男子婚戀之悲哀。楊樺曾是棄學從軍的大學生，結婚不到2個月隨國民黨撤退來台便勞燕分飛，不知對方生死，而後因為配偶欄上的已婚狀態，使其遭遇第一次戀愛失敗；其後年近中年，事業與經濟兩無基礎，因而導致第二次戀愛失敗，小說深刻刻畫中年外省男性在離家失根情境中婚姻夢碎的心事，呈現出其對於團圓之渴求，墨人所展示的中年外省男性之生命文本，與〈故劍〉和〈心聲淚影〉兩篇以異地相逢、悲喜交加的故事相較顯得更貼近現實。此外，此一小說塑造愛聽西洋樂曲的年輕人小王、人情練達的老闆娘形象，前者與「上林」所提供的西點和咖啡室氣氛共同烘托出美國元素，後者則具有西洋情調與日本情調的融合，其中所涉及1950、60年代在台灣社會情境中所展現的多元現代性，包括日治時期台灣所遺留的「殖民地摩登」，⁶⁰以及此一時期台灣於美蘇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時期所接受到「美援現代性」之影響，也體現出戰後台灣多元文化的內涵。

以下從墨人筆下女性形象與現實意義進行分析，其中可以看到墨人如何透過文字呈現出「她者」的文化？並形塑出對於「她者」之文化想像，以及開展出性別議題之向度。值得注意的是，墨人在此塑造出具有活力樂觀的女性形象，肯定其堅韌的生活態度，並同情女性在現實社會中的弱勢處境。上述文本，包括〈故劍〉中相較於化民之躊躇，理性懂得權衡世情的淑英以堅決的

59 墨人，〈除夕〉，《中國學生周報》560期，1963.04.12，6版。

60 此一代表性的研究，參見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06）。

態度說服他，也阻斷第二任丈夫欲享齊人之福的盤算，以求公平對待兩位女性，在此淑英的堅決，以其締結平等婚姻之訴求，令人感佩；而〈心聲淚影〉（上）（下）中項楚在路玉蘭的鼓勵下，已近中年頹疲之姿的他竟能鍛鍊體魄、重練唱腔，一拾年輕時的平劇之夢，煥發出生命之光與熱，其中有心人，不向現況低頭的路玉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此外，墨人於〈幽靈〉⁶¹中塑造受家庭與宗教束縛的女子瑪利亞·許若蘭，並於此寄託同情之姿。〈幽靈〉以第一人稱見證者的姿態，刻畫「我」在台北城郊區散步時遇到一名憂鬱的年輕女子，後來才得知女子名叫瑪利亞·許若蘭，因悲劇婚姻之折磨而亡故，葬於山上公墓。〈幽靈〉雖為鬼故事，墨人在此卻不渲染陰森氣氛，反而讓女鬼親口訴說生前痛苦，以揭露其身世之苦。故事中女鬼與「我」交談時，揭示自己有兩個名字，此一小說敘事暗示女子無法言說自己，始終處於被父權文化所宰制之處境。小說結尾書寫墓碑上的十字架，「使我想起那高大的貞節牌坊來」，以此表達對女性的同情與對於封建禮教殘害之撻伐。

墨人透過對於「幽靈」般她者之想像，恰好觸及當時女性面臨到的若干重大議題，包括封建惡習、傳統媒妁婚姻等，墨人以女性犧牲的下場，來對於此一制度與意識形態提出批判。女性主義者蘇珊·古巴（Susan Gubar）和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 M. Gilbert）提出19世紀的女作家被囚禁於男性佔統治地位的社會結構之中，並無可避免陷落於格特魯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稱之為父權詩學的特殊文學建構之中，⁶²指出：「對於這些女性作家，即便我們在此僅僅提及最少的名字，她們依然包括瑪格麗特·卡文迪什、安妮·芬奇、瑪麗·雪萊、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本人。除此之外，這些女性作家一方面努力與彌爾頓的史詩所表達的約定俗成、常常又具有隱喻意味的厭女傾向相認同，另一方面又設計出了經過自己修正的神話和隱

61 墨人，〈幽靈〉，《中國學生周報》548期，1963.01.18，7版。

62 Sandra M. Gilbert（桑德拉·吉爾伯特）、Susan Gubar（蘇珊·古巴）著，楊莉馨譯，〈初版序言〉，《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象》（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02），頁2。

喻。」⁶³蘇珊·古巴和桑德拉·吉爾伯特以此刻畫出在父權文化下文學女性迴避自由意志，而依照男性價值塑造自身的文化之面向，並探討女性如何再通過藝術創作以進行自我定位，並逃離社會之禁錮。然而對於〈幽靈〉替女性她者控訴封建禮教制度的作品予以肯定之餘，仍必須關注這其中所顯現的性別權力等級，特別是男作家以啟蒙者自居的指導角色。

墨人於〈豔福〉⁶⁴中塑造出年輕貌美的李丹娜，其倔強明朗、不服輸的性格。李丹娜形象所展示出的女性神采與內在精神，恰好與標題男性目光下所凝視的「豔福」形成反差，可以看出墨人對於思想仍然傳統的庸俗男性，及其對女性的征服慾所提出的反諷之意。〈豔福〉中講述來自屏東的畫家夫婦宋士詒、李丹娜，來到台北的新派畫畫家俱樂部與同人好友聚會的情景。李丹娜憑藉年輕、漂亮的外形和爽朗活潑的性格，讓眾人感到驚豔，尤其是在她提議共籌資金在台北開辦畫展以迎戰對新派畫的批評，在一干畏縮的中年男性之間，顯得生機勃勃、光彩照人。在墨人筆下不乏堅毅頑強的女性形象，以〈豔福〉中的李丹娜為代表，其中也包括〈故劍〉中的淑英與〈心聲淚影〉（上）（下）的路玉蘭。

值得注意的是，墨人書寫不合時宜之藝術家、外省人流離的際遇與現實體驗的參照之題材，與塑造出具活力女性形象的相關作品，這些小說的空間座標是以台灣為背景，以〈故劍〉與〈心聲淚影〉（上）（下）為例，在台灣象徵性的空間中，墨人也思考到離散族裔如何定位，更察覺到性別與族群的議題。對於化民與淑英、項楚與路玉蘭二人而言，台灣具有多重的意義，台灣既是一個倉皇逃難的地方，也提供了一個重逢與圓夢的機會。他們歷經劫難，來到范銘如研究中所指出台灣此一政治和文化機制尚未完全箝控的新生地，⁶⁵台灣是化民與淑英擺脫世人眼光得以「故劍復合」的新家園；也是項楚與路玉蘭脫離大陸門第之見和父權制家庭之強勢掌握，得以重登戲臺的圓夢之地。

墨人作品建構出另類弱勢族裔之書寫形式，數個文本間也輝映出多重

63 桑德拉·吉爾伯特、蘇珊·古巴著，楊莉馨譯，〈彌爾頓的幽靈：父權詩歌與女性讀者〉，《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象》，頁240。

64 墨人，〈豔福〉，《中國學生周報》522期，1962.07.20，11版。

65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頁31。

參照面向，觸及離散、人生衝突、性別等經驗，其中可看到離散經驗的異質性，如同李有成指出：「在個別的離散敘事裡，不同時代或不同地區的敘事也不盡相同，我們不能將這些敘事同質化或一體化」⁶⁶ 這些具有個別離散經驗的異質性敘事，則是「對離散社群而言，即使個人的想像往往也隱含集體的意志與意義」⁶⁷ 相信這也是某種層面上，墨人的小說能夠進入香港文學場域被傳播、流通和閱讀之因，特別是其能引發香港具有南來經驗的離散者之共鳴，並建構其離散認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六〇年代香港文壇氛圍的改變，如同劉登翰指出六〇年代是香港本地作家培育的時期，一批在香港文化教育背景下成長的青年作家，成為香港文壇的新之中堅：「他們與香港社會一道成長的『草根性』，改變了香港文壇的視野，從老一輩作家較多凝注的往昔內地生活，轉向面對香港都市社會型態和心態的現實人生，從而開拓了香港文學的都市文化空間。」⁶⁸ 也斯在編《香港短篇小說選（六十年代）》時提及六〇年代的複雜性，認為不能將六〇年代簡化為純粹民族意識或是西化之年代，⁶⁹ 指出此一轉變中過渡階段，有傳統倫理關係和價值主導，⁷⁰ 也有西方思潮、西方的價值觀、西方生活方式的參照，⁷¹ 其中也斯也論及六〇年代政經文化和社會現象，促成香港青年文化與商品文化；⁷² 陳智德也提出六〇年代香港文藝青年從五〇年代南來文人主導的《人人文學》、《海瀾》、《文藝伴侶》、《文壇》等刊物開始到組織不同文社、自辦刊物，認為「六〇年代文藝風氣的形成，有其文學傳承上的內在因素，亦與西方思潮衝擊、流行文化的再造、政治上的覺醒等外圍發展相關。」⁷³ 在六〇年代香港的文藝氛圍中，墨人的作品從不同角度觀察和體驗台灣的

66 李有成，〈緒論：離散與家國想像〉，李有成、張錦忠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0），頁25。

67 同註66，頁38。

68 劉登翰編，《香港文學史》（中國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08），頁165。

69 也斯，〈六〇年代的香港文化與香港小說〉，也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六十年代）》（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8.09），頁15。

70 同註69，頁6。

71 同註69，頁7。

72 同註69，頁1。

73 陳智德，〈第十章 語言的再造〉，《根著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06），頁306。

現實，某種程度也回應香港六〇年代逐漸轉向香港現實的文壇視野之中。

四、鄉野與異域傳奇

以下將探討墨人於《周報》中所發表以鄉野與異域傳奇故事為肌理之相關作品，包括：〈王平和他的狗〉（513期）、〈沙漠王子〉（上）（下）（641、642期）、〈天山風雲〉（上）（下）（662、663期），其中所表現出建構異域文化之面向，此一系列作品墨人塑造大陸地域之傳奇英雄形象。

〈王平和他的狗〉⁷⁴ 追憶在廬山少年時期，可以說是一「回憶之姿態」（a gesture of memory），由於墨人的故鄉在江西九江，境內有名山廬山，所以此一故事場景是建構在對於故鄉的回憶上，也具有生命書寫之內涵，根據馮季眉對於墨人之訪問，可以得知：「故鄉對他的影響極深。鄉賢陶淵明質樸的詩風、淡泊高遠的生命境界，是他深所仰慕的。廬山的奇秀，吸引他在山上住了三年；他熟悉山中的一景一物，這些景致，多次成為他小說中的背景。」⁷⁵ 小說中描述廬山的景致、人情與物種，十分栩栩如生，小說的主軸也圍繞在見證同學王平的強壯果敢與民族精神。小說敘事者回憶二十年前高中同學王平帶著他們在廬山打獵未獲，卻平白折損了一條好獵狗的故事。小說詳寫少年王平一行人打獵的過程，結尾才交代王平此後的命運，王平曾在戰爭爆發後逃出，卻又偷偷折回打游擊，卻死於被同學出賣之命運。小說中多處稱讚王平的狗，實則以狗喻人，以狗死於夜襲的虎口來比照王平死於叛反的悲劇，也表達敘事者對王平的惋惜之情。

〈王平和他的狗〉作品內涵十分接近中國三〇年代的寫實文學，具有寫實主義文類的習規，然而，此一小說主要是塑造王平此一角色，並未深入探究王平枉死的之時代背景與社會因素，而是以此凸顯命運無常，也在此寄託思鄉之情，此一故事內涵也可以看到墨人對於中國大陸的新文藝文學傳統傳承之意。

此外，墨人另外一系列「塑造大陸時期傳奇英雄形象」之作品，則是以異域傳奇為肌理，其中包括〈沙漠王子〉（上）（下）、〈天山風雲〉（上）

74 墨人，〈王平和他的狗〉，《中國學生周報》513期，1962.05.18，11版。

75 馮季眉，〈為讀者獻上智慧的花朵 專訪墨人先生〉，《文訊》134期（1996.12），頁101。

（下）。〈沙漠王子〉（上）（下）以蒙古落難王子羅廣才的傳奇經歷為題材；〈天山風雲〉（上）（下）則是刻畫新疆伊犁人柳日新為父母報仇，其名聲響徹天山之故事。此一系列作品，塑造出蒙古與新疆之傳奇英雄，具有異域文化特色，小說大量使用具民間色彩的歇後語，與民間傳奇所激發的想像情節，具有純粹的文學效果，包括懸疑、戲劇張力等。

〈沙漠王子〉（上）（下）⁷⁶此一小說頗具古典傳奇意味。小說前半部在教官老廖第一人稱見證者下，通過自稱「老百姓」的羅廣才參與蘭州邊幹班的騎射比賽，出乎眾人意料的奪得頭名開啟敘事，小說埋藏伏筆，並塑造關於羅廣才的身世之懸念。小說採取人物自敘身世的方式，來揭示人物背景，此一敘事深具中國表演藝術之傳統，如同元雜劇之四折體制，其中第一折，也是由初次出場之人物自敘身世，來介紹劇情。在羅廣才自敘身世中，得知他原是蒙古落難王子，幼時跟隨中原御醫學習漢文，也曾到北平蒙藏學校，深具漢人習氣，後因新王登基加害下才被迫逃亡。小說最後羅廣才拿到騎射比賽的獎金，並迎回青梅竹馬的漢族戀人。小說最突出之處便是對於漢語歇後語、諺語、俗語的大量使用，此一韻文體民間文學具有俗文學成分，包括「男人口，將軍箭」、「老和尚倒夜壺——禿，禿，禿」、「瞎子吃湯圓，心裡有數」、「黃羊上樹，自然費盡氣力」、「人要臉，樹要皮」、「青石板上甩烏龜，硬碰硬」等，人物對話生動幽默，富生活氣息。

〈天山風雲〉（上）（下）⁷⁷是以新疆為背景之短篇小說，也是當時台灣文學場域少數以新疆為題材的作品，另一位撰述以新疆為主題之作家為潘人木。⁷⁸〈天山風雲（上）（下）〉小說講述新聞記者「我」化名蘇言卿，扮作馬販子與蘭州馬販柳日新同行去伊犁。恰逢時局緊張，伊犁當地的哥薩克敵視漢人，「我」無法展開考察，回程中柳日新憑藉「天山虎」的名號震懾牧人討

76 墨人，〈沙漠王子〉，《中國學生周報》641期（1964.11.06），6版。墨人，〈沙漠王子〉（下），《中國學生周報》642期，1964.11.13，6版。

77 墨人，〈天山風雲〉，《中國學生周報》662期，1965.03.26，6版。墨人，〈天山風雲〉（下），《中國學生周報》663期，1965.04.02，6版。

78 1943年潘人木因為先生職位調動之原因，舉家遷往新疆迪化，1945年任職新疆市立師範女子學院教授英文，此一時期她以新疆為背景，寫作〈妮娜·妮娜〉和〈烏魯木齊之憶〉等作品，描寫塞外景物與當地風俗人情，並收錄於《哀樂小天地》。見潘人木，《哀樂小天地》（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81.04）。

回其所訂購的馬匹，也引發了「我」的好奇。原來柳日新原名劉源漢，其漢人父親死於哥薩克，維吾爾母親死於老毛子（俄國人），柳日新於是憑藉一副好身手報仇雪恨，在天山草原上打出名聲，後改名換姓到蘭州謀生。小說主要塑造柳日新的英雄形象，凸顯他血性仗義的品格，此外也描寫新疆邊城伊犁在幾方國家、民族勢力下的緊張形勢。本作同樣也使用了大量的漢語歇後語和俗語，可以瞥見墨人作品所具有民間傳統文學之面向。

〈天山風雲〉（上）（下）有幾個值得注意之處，某些情節有高度戲劇化，譬如柳日新憑藉「天山虎」的名號以一身絕技震攝牧人討回種馬此一段落；對於舊式仗義精神和報仇雪恨精神的強調，頗有一廂情願美化之虞。此外，小說中刻畫伊犁的哥薩克們移去俄國境內哥薩克蘇維埃共和國。以及伊犁街頭哥薩克對於漢人的敵視態度，具有高度民族主義之色彩。作為典型的冷戰時期作品，〈天山風雲〉（上）（下）以柳日新漢人父親死於哥薩克，維吾爾母親死於俄國人之孤兒悲劇為基調，也有小說對於歷史刻畫的主觀態度，有其預設的一套政治觀點，然而此一觀點對於1949年後台港南來特殊離散族群來說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墨人一系列塑造中國大陸時期之傳奇英雄形象，以中國大陸三、四〇年代鄉間或是異域城鎮為背景，承襲自中國傳統表演藝術、民間文學抑或是古典傳奇之底蘊，作品內涵十分接近中國三〇年代的寫實文學之藝術視野，在懷鄉文學、通俗劇與民間傳奇所激發的想像情節，某種程度上也回應此一時期的冷戰格局。

五、結語

墨人1961年至1965年以《周報》為主要發表平台，擔任文壇守門人編輯盛紫娟與墨人在香港文學場域發展具有一定關連性。盛紫娟回憶主編期間提及供稿作家，包括司馬中原、童真、郭衣洞、瓊瑤、墨人、郭良蕙、段彩華、朱西甯，墨人也名列其中，並視為此一時期台灣優秀作家之代表，可見墨人在當時香港文學場域的知名度。本文先從「生命書寫」（life writing）來探討墨人以小人物為書寫之相關題材，這些廣泛的生命書寫，包括心懷作家夢，而不願向

世俗趣味妥協的窮酸作家；歷劫來台與妻子、或過往戀人於異地重逢的故事；亦呈現出中年外省男子於婚戀上的悲哀，此一生命書寫呈現出屬於貧窮階級的流亡外省人初來台灣的社會問題，開創出外省族群中較為弱勢族裔的書寫形式，特別能引發香港具有南來經驗的離散者之共鳴，並建構其離散認同，並揭示出其後《周報》編輯吳平之「面向社會，參與社會」之創作新路線。

此外，墨人作品所塑造的中國大陸傳奇英雄形象，如前所述，亦具中國三〇年代的寫實文學之精神，可以看到墨人對於中國大陸的新文藝傳統之召喚，特別是民間傳奇所激發的想像情節，並具備懷鄉文學之元素，也和劉耀權（羅卡）評價此一時期《周報》文藝欄為「中國大陸的新文藝在台灣的延續」此一面向有其呼應。值得一提的是〈天山風雲〉（上）（下）作為一個典型的冷戰時期作品，小說對於歷史刻畫的主觀態度，有其預設的一套政治觀點，也回應張誦聖所論及「非常時期」文學生產所規範的作品內容，包括激發敵愾同讎之氣，或訴諸群體中多數個人所共有的強烈情感元素。⁷⁹ 墨人於《周報》現身，也恰好見證《周報》上香港本地青年作家的崛起以及此一時期香港文壇新舊世代接替的張力，而墨人於六〇年代《周報》轉變時期所發表之作品，在《周報》「中國大陸的新文藝在台灣的延續」與「面向社會，參與社會」為兩大轉折路線中，恰好作出其貢獻，也成為此一時期香港文學場域備受矚目的台灣作家。



79 張誦聖，〈台灣冷戰年代的「非常態」文學生產〉，《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頁413。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也斯，《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中國香港：青文書屋，1996.01）。
- 也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六十年代）》（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8.09）。
- 李有成、張錦忠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台北：允晨文化事業公司，2010.06）。
- 紀元文、李有成編，《生命書寫》（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11.03）。
- 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03）。
- 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10）。
- 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04）。
-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06）。
- 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06）。
- 黃繼持、鄭樹森、盧瑋鑾編，《香港文學大事年表（1948-1969）》（中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
- 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二十年來的台灣婦女》（台北：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1965.12）。
- 趙稀方，《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中國香港：三聯書店，2019.07）。
- 劉以鬯，《暢談香港文學》（中國香港：獲益出版事業公司，2002.07）。
- 劉登翰編，《香港文學史》（中國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08）。
- 潘人木，《哀樂小天地》（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81.04）。
-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2》（中國香港：三聯書店，2017.04）。
- Raymond Williams（雷蒙德·威廉斯），王爾勃、周莉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中國：中國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09）。
- Sandra M. Gilbert（桑德拉·吉爾伯特）、Susan Gubar（蘇珊·古芭）著，《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象》（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02）。

二、論文

(一) 期刊論文

文曉村，〈《墨人半世紀詩選》學術研討會評述〉，《葡萄園詩刊》127期（1995.08），頁20-23。

后希鎧，〈評墨人的詩〉，《幼獅文藝》44卷6期（1976.12），頁83-93。

吳平，〈《周報》的回憶〉，《博益月刊》14期（1988.10），頁110-117。

吳詩，〈墨人的「詩選」——評介「墨人自選集」之一〉，《幼獅文藝》36卷5期（1972.11），頁183-191。

宋瑞，〈析論墨人的詩〉，《新文藝》205期（1973.04），頁94-105。

柯振中，〈五十年代香港的〈亞洲叢書〉文庫〉，《香港文學》162期（1998.06），頁41-43。

盛紫娟，〈《中國學生周報》點滴〉，《文學評論》12期（2011.02），頁83-87。

馮季眉，〈為讀者獻上智慧的花朵——專訪墨人先生〉，《文訊》134期（1996.12），頁100-103。

黃子程主訪，〈《周報》社長——陳特漫談周報歷史〉，《博益月刊》14期（1988.10），頁125-131。

——，〈我和《中國學生周報》——總編輯劉耀權的回顧〉，《博益月刊》14期（1988.10），頁110-117。

趙稀方，〈「友聯」和《中國學生周報》〉，《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3期（2018.06），頁39-60。

墨人，〈我的筆墨生涯——活到老寫到老〉，《文訊》26期（1986.10），頁168-175。

——，〈我為什麼寫《娑婆世界》〉，《文訊》173期（2000.03），頁107-109。

——，〈大長篇小說的創作準備〉，《文訊》246期，《文訊》246期（2006.04），頁29-33。

慕容羽軍，〈女作家小故事〉，《作家》4期（1999.06），頁148-149。

關夢南，〈香港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家群像閱讀札記〉，《香港文學》338期（2013.02），頁84-88。

(二) 學位論文

吳兆剛，〈五十年代《中國學生周報》文藝版研究〉（中國香港：香港嶺南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7）。

（三）研討會論文

侯如綺，〈墨人《紅塵》中的文化身分書寫探析〉，「2018儒學與語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儒學中心主辦，2018.11.30）。

——，〈台灣戰後隨軍來台小說家的晚期身分敘事〉，「第十六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五四』運動100週年國際論壇」（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主辦，2019.04.25-26）。

三、報紙文章

〈作者介紹〉，《中國學生周報》642期，1964.11.06，6版。

王漢華，〈也談文社〉，《中國學生周報》643期，1964.11.13，3版。

盛紫娟，〈道謝和致歉〉，《中國學生周報》470期，1961.07.21，6版。

楚生，〈「一個過來人」的「無限沉痛」〉，《中國學生周報》646期，1964.12.04，3版。

墨人，〈故劍〉，《中國學生周報》476期，1961.09.01，10版。

——，〈王平和他的狗〉，《中國學生周報》513期，1962.05.18，11版。

——，〈豔福〉，《中國學生周報》522期，1962.07.20，11版。

——，〈雞夢如煙〉，《中國學生周報》534期，1962.10.12，7版。

——，〈幽靈〉，《中國學生周報》548期，1963.01.18，7版。

——，〈除夕〉，《中國學生周報》560期，1963.04.12，6版。

——，〈心聲淚影〉（上），《中國學生周報》609期，1964.03.20，6版。

——，〈心聲淚影〉（下），《中國學生周報》610期，1964.03.27，6版。

——，〈沙漠王子〉（上），《中國學生周報》641期，1964.11.06，6版。

——，〈沙漠王子〉（下），《中國學生周報》642期，1964.11.13，6版。

——，〈天山風雲〉（上），《中國學生周報》662期，1965.03.26，6版。

——，〈天山風雲〉（下），《中國學生周報》663期，1965.04.02，6版。

編輯，〈創刊詞負起時代責任〉，《中國學生周報》1期，1952.07.25，1版。